

长篇小说

东岳文库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长篇
小说

东岳文库

务虚笔记① 史铁生

山东
出版
社

长篇
小说

东岳
文库

务虚笔记①史铁生 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东岳

文库

长篇小说

务虚笔记

①

史铁生

山东

文艺

出版社

社

东岳文库
长篇小说
务虚笔记①
史铁生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务虚笔记/史铁生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1.3
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70-X

I. 务… II. 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278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23.75 印张 12 插页 416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(上、中、下册) 总定价: 29.7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东岳文库
来到人口史铁生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东
品
文
库
史铁生简介

史铁生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生于北京。1969年至1972年在陕西延安地区插队，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，在街道工厂做工7年。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：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我与地坛》、《务虚笔记》等。

目录

一、写作之夜·····	(1)
二、残疾与爱情·····	(13)
三、死亡序幕·····	(28)
四、童年之门·····	(52)
五、恋人·····	(72)
六、生日·····	(103)
七、母亲·····	(137)
八、人群·····	(174)
九、夏天的墙·····	(194)
十、白色鸟·····	(241)
十一、白杨树·····	(281)

- 十二、欲望…………… (324)
- 十三、葵林故事 (上)
…………… (367)
- 十四、昨天…………… (401)
- 十五、小街…………… (433)
- 十六、葵林故事 (下)
…………… (467)
- 十七、害怕…………… (495)
- 十八、孤单与孤独
…………… (535)
- 十九、差别…………… (583)
- 二十、无极之维……… (648)
- 二十一、猜测…………… (670)
- 二十二、结束或开始
…………… (710)

一、写作之夜

1

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。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，永远不会想到，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，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，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。他们不会记得我了。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，在一座古园中，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，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，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明亮的圆区，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，有满地铺散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，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，跟他们说东道西。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，那些事在他们已是不复存在，如同从未发生。

但也有可能记得。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，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，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

终生。

但那不再是我。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，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。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，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，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。但那已与我无关，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，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。

男孩儿大概有七岁。女孩儿我问过她，五岁半——她说，伸出五个指头，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，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。当时我就想，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，我和这两个孩子，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，失散在周围纷纷纍纍的世界上，谁也再找不到谁。

我们也是，我和你，也是这样。我们曾经是否相遇过呢？好吧你说没有，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，或者不曾觉察，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。

2

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，在一座古祭坛近旁。我是那儿的常客。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。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——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，跑进灯光里，蹦蹦跳跳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，冲着棵大树喊：“老槐树爷爷！老槐树爷爷！”不

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。我说：“错啦，那不是槐树，是柏树。”“噢，是柏树呀，”他们说，回头看看我，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。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，问我：“怎么这一棵没有叶子？怎么别的树有叶子，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？”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：“对，死了，这棵树已经死了。”“噢，”他们想了一会儿，“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？”“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，看样子它早就死了。”“它是怎么死的呢？”不等我回答，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：“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！有一个人，他端了一盆热水，他走到这儿，哗——，得……”男孩儿看看我，看见我在笑，又连忙改口说：“不对不对，是，是有一个人他走到这儿，他拿了一个东西，刨哇刨哇刨哇，咔！得……”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，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：“后来它就怎么了呀？”男孩儿一迟疑，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：“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，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所羞愧，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，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。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。我说：“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。”男孩儿说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。”男孩儿还是问：“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？”我说：“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。”男孩儿不问了，望着那棵老柏树意

犹未尽。

现在我有点儿懂了，他实际是要问，死是怎么一回事？活，怎么就变成了死？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，是什么？死是什么？什么状态，或者什么感觉？

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。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你知道吗？死是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，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，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，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——无非胡猜乱想而已。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：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，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。

3

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，下得细碎，又不连贯。早晨听收音机里说，北方今年旱情严重，从七月到现在，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。水，正在到处引起恐慌。

我逐年养成习惯，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。然后，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若是没人来，我就坐在这儿，读书，想事，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。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，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几十年已经没有了。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

叫我老爷爷，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，说“是伯伯不是爷爷”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。人是怎样长大的呢？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，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，忽然有一天，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？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。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，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，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。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，白的，灰的，褐色的，飞着，叫着，活着，一直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它们，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，生死相继了数万年。

4

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，（“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？”“不对，不是爷爷是伯伯。”“噢，伯伯你看的什么书？”）我翻给她看。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。没有。“字书，”她说，语气像是在提醒我。“对，字书。”“它说什么？”“你还不不懂。”是呀，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，也不应该懂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。

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：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/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/尘灰悬在空中/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。